

2025.3.29

星期六 乙巳年三月初一
今日4版 第8750期AP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
国内统一刊号CN34-0062
邮发代号25-50

市场星报

阅读周刊
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卖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钱婉约：读书宜快不宜慢



钱婉约，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

记者：作为钱穆先生的长孙女，您和祖父有何交集？您对他的整体印象是怎样的？

钱婉约：祖父1949年从苏州到广州，继而离开大陆，到香港到台湾，1990年在台北去世，随后归葬故乡苏州。我是上世纪60年代在苏州出生的，少年时，祖父是我们家避而不谈的存在。在我小学、初中的时候，这个晦暗不明的存在，还曾经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辱骂和歧视，比如沿街尾随叫骂或者入少先队、入共青团审核时若隐若现的阻碍之类。

所幸上世纪80年代之后，拨乱反正，海峡两岸开通了书信往来，借助中间地带的香港，两岸的亲人得以会亲相见。我是在1983年读大学期间，跟随父辈们一起，到香港新亚书院，参与祖父九十华诞生日的系列活动，而得以初次、也是唯一一次与祖父相见的。那次与祖父母一起，在新亚书院共同生活了一个月。在祖父身边的所见所闻，受到的耳提面命，对我此后的读书为学，乃至做事做人，都产生了较大影响。

短短一个月的相聚，祖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德高望重的学者、受人爱戴的老师；是终于穿越时空阻隔，儿孙绕膝一桌吃饭时常常哈哈欢笑的爷爷；是凑近身前关切的询问和倾听、谆谆教诲叮咛甚至直言呵斥的长辈。

记者：能谈谈您所了解的钱穆先生的阅读情况吗，比如他的案头书、枕边书是什么？

钱婉约：钱穆先生的一生可以说就是“与书为伴”的一生，他读书为学，教书为师，写书为业。学界公认他的学问广泛涉及经史子集，从他学术发展的先后顺序看，先是丛集部韩欧唐宋八大家到清桐城派古文辞，随后用力于子部的先秦诸子，进行纵横贯通式的考据；再到史部的先秦史、通史、政治制度史、学术史的教学著述；最后归结于经部的思想史、文化史的通识性论著。

所谓案头书、枕边书，不同时期因研究重点不同阅读的书也会变化。从他回忆录和一些著作的序、前言文字看，他最喜欢和看重的书是《论语》，曾经说过，“《论语》应该是中国人人人必读的书，不仅中国，将来此书，应成为一部世界人类的人人必读

的书”。并说：“我认为，今天的中国读书人，应负两大责任，一是自己读《论语》，一是劝人读《论语》。”这是1962年孔子诞辰日他在新亚书院对师生演讲时的话，他把孔子作为中国思想的核心和源头，由此而下，他对朱子和王阳明也有深入的研究，给予思想史上高度的评价。文学方面，他说过，最喜欢的诗人是陶渊明。

记者：您认为钱穆先生的为人为文，有没有受到哪些书或哪些人的影响？

钱婉约：钱穆先生的为人楷模和思想学术的宗师是孔子、朱熹、王阳明、曾国藩，可以说，他一生为学著述活动是自觉继承这条儒学的学脉道统而来的。具体到学术理念与方法，对于近现代新的实证考据方法，从年轻时候起，他也敏锐地关注学习，比如受到日本学者蟹江义丸《孔子研究》方法的启示，在史学研究上，受到中学老师吕思勉的教诲等等。

记者：您是从什么时候接触钱穆先生著作的？最先读的是什么书？

钱婉约：1980年，父辈在香港首次与祖父母相见后，带回来一批祖父的书，嘱咐让儿孙后代阅读学习。当时，民国时期出版的钱穆著作因为禁毁过，一般图书馆包括我们自己家已经几乎不收藏，而钱穆先生离开大陆以后所著的书，我们这里称之为港台书的图书，当时也非常罕见、不容易读到。因此，我开始读钱穆先生书的时候，在那样的外在阅读环境下，自己心里多少有点“读禁书”又“趋时尚”的心态。

最早读的是《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合刊》和《论语新解》。前一本书，其内容不仅仅是个人回忆录，而是以广阔的思想学术视角，以凝练而又不失具体细节的记录，写出了史学家眼里清末、民国以及1949年以后，时代变迁下的学校教育、学坛掌故、世事人情等等。后一本书《论语新解》，可以说，奠定了我此后学习走进中国历史文化的认知基础和价值倾向。这两本书，也是我后来一直放在手边时常翻阅的。

记者：能谈谈在读书方面祖父对您的影响吗？

钱婉约：我读大学前后，祖父与我有过好几封书信往返，就我当时的读书情况给予指导。总结一下大意是，《论语》要会读能背，读《论语》，《论语新解》可与《四书集注》互读，读《论语》当在一生不同阶段上反复读，读《论语》要与自己的性情涵养、与人交友、认识时代、服务社会相联系，用以指导自己的现实人生。我读的是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，他指导我要读的四书、老庄、史记这七本书，也可以看做是大学生文史入门的阶梯。另外，对于学习古诗文，他说：“每日熟诵一两首，是人生一大乐事。”可以先读《唐诗三百首》，上推《诗经》，下及陶渊明。他说：“读诗，当读个人专集，读文，读古代名篇就好，比如韩欧唐宋八大家文等。”读个人诗集便于前后贯通、知人论诗。读完一个人，再读另一个。读

文，可就古人的选本，读名篇。

记者：《钱穆先生全集》有七十多种著作，有没有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入门的书？从哪里进入“钱学”您有何建议？

钱婉约：我曾经给“钱穆先生共读会”的群友，推荐过两本入门书。在这里也简要介绍一下：

第一本是《论语要略》，可以说是“钱学”阶梯上的第一层。这是他一生多种《论语》解读书中最早的一本，出版在1923年，从古来《论语》的版本，到孔子的事迹、孔子的日常生活、主要思想主张，以及孔子的学生及他们各自的特点等等。读来环环相扣，引人入胜，让人进入“杏坛讲学”的精神世界。我想推荐的另一本入门书是《学箴》，可能不大为人所知，学箴，顾名思义是开启学问门户的钥匙，是讲读书方法和治学门径的。书里包括了“略论孔学大体”“朱子读书法”“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”“学问之人与出”“推寻与会通”“谈当前学风之弊”“我如何研究中国古史地名”等篇。钱先生在此书中，反对“为学问而学问”的“博士之学”，像乾嘉学者那样沉迷于考据，以一己的博学与考据功夫而沾沾自喜。主张读书人要有担当，要追求陈澧、曾国藩那样的“士大夫之学”。所谓“士大夫之学”，就是读书为学，首要的是明大义，有关怀，做到“博文约礼”，“切问近思”，把学到的知识道理与自我人生、与当下社会联系起来，使读书为学达到“有益于身，有用于世”的目标。

记者：让您感到“真正了不起”的是哪本书？

钱婉约：读书，促进和伴随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精神成长，说来惭愧，我已经过了五十而知天命，到了六十而耳顺的年龄，但并没有达到“知天命”和“耳顺”的生命状态和精神境界。一定要说一本“真正了不起的书”，那我说——《论语》。它是古来中国人理想家园的蓝图，《论语》中师生们所关切和谈论的，都是人生最根本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意趣，它恢弘而具体，简约而丰富。至今，给人智慧，让人保持淳良与仁厚，在这个纷繁而竞争的世界中，仁礼忠恕对人，敏行讷言约己，与人为善，与时和谐。

记者：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？

钱婉约：阅读习惯好像也是与时更替的。年轻的时候读书快，时间和心力集中，一本本从头至尾，一气呵成，还会做很长很厚的笔记，阅读对于个人的收获如雨露滋润，草长莺飞。读书宜快，快是高度集中，能举一反三，旁敲侧击，曲折回环，更见主旨和规模。读书不宜慢，慢了容易懈怠。对于重要的书，我会一读再读，过一段时间，因为新的需要，而再读。“读书百遍，其义自见”，对我来说，有些中外文化的经典之作，如《四书》、如《诗经》《红楼梦》，包括专业领域的原典，如《万叶集》《古今和歌集》《俳句三人集》以及《内藤湖南全集》，还有专业性的好的研究论著，都会经常放在手边翻阅、核对、参考。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

